

郑州晚报
这厢有“礼”！

继“郑州晚报首届读者节”之后，郑州晚报再次派送大礼。即日起，凡固话尾号、手机尾号、车牌尾号、身份证尾号为61或8的读者，将有1名读者获得价值61倍（8784元）的珠宝礼品，将有61名读者获得价值8倍（1152元）的珠宝礼品。

订报热线：07659999

订报地址：郑州市陇海西路30号郑州晚报大厦305室

2010年5月28日 星期五 主编 王绍禹 编辑 范光华 实习编辑 薛璐 校对 王泓 版式 王小羽



邓玉娇：现在我叫小张

“隐身”在电视台工作，拿省级财政工资

神秘的张姓女孩

5月的初夏，正是湖北恩施的多雨时节，被雨后高山云雾笼罩着的山城恩施，一切都显得那么模糊和吊诡。

邓玉娇来到这里已经一年，她现在对外已不使用“邓玉娇”这个名字了，大家都称她“小张”。

邓俨然成了一个神秘人物，她的一名同事称：“听说小张经常到健身房去，每次都是一个人。”

几经辗转，记者18日到野三关后才电话联系上邓玉娇，她和记者交流时声音低缓，言语间不时流露出戒备之意。简短几句，就能明显感到她是个忧郁而腼腆的人。

但邓玉娇也并非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她直接说“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”，但回答时，她却要思考几分钟后才能作答，而且非常简短。显然，她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。

邓玉娇告诉记者：“我只是想安静地生活，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，你们的关心，让我无法摆脱那些让我难受的事情。”

过去的事情对这位1987年出生的女孩来说，无疑是一个残酷的噩梦。邓玉娇希望能忘掉过去的一切，她

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安静的生活。

邓玉娇说：“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现在的状况，我挺好的，精神状况和工作都很好，我会努力工作，不让关心我的人失望。”

就在16日下午，邓玉娇穿一套kappa牌黑色运动服和白色运动鞋走在恩施州委幼儿园对面的街上，她的头发挽到脑后，显得特别清爽，在街上边走边看。

走到一家商店门口，她随便瞄两眼就离开了。她仿佛没有任何购物的目标，也不是要买东西，就是随便逛逛，一个女孩子常见的那种逛街爱好。

时间已经过去一年了，“邓玉娇”三字，似乎已成为一个逐渐被人淡忘的符号。

“邓玉娇被安置以后，外界就很难跟她接触了。”恩施州广播电视台一官员直言不讳，“严格地说，已经没邓玉娇这个人了。”

同事也认为邓玉娇并没有跟他们亲口承认过她就是邓玉娇，他们也只能说每天身边生活着一个和邓玉娇长得很像的人。

电视台里的孤独背影

在恩施人眼里，邓玉娇能进入恩施州电视台工作，完全是因祸得福。

一位当地人说：“这是个好单位，能在这里工作的人，大都有点关系或后台。”

在恩施州委斜对门的恩施电视台，就是邓玉娇上班的地方。每天早晨邓玉娇从恩施州委大院走到马路对面的恩施电视台上班，下班后再走回恩施州委大院的住处。

眼前的生活和工作她已习以为常，邓玉娇每天都基本过着从宿舍到单位的两点一线式生活。

知情者告诉记者，在电视台里邓玉娇拿的是省级财政工资，与微博站签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。也就是说，邓玉娇后顾无忧，只要愿意就可以在此干到退休为止。

记者了解到，恩施电视台的职工分为在编和聘用两种，只有在编职工才能拿财政工资享受规定的福利，而聘用的职工就不能享有这些待遇。

邓玉娇告诉记者：“电视台的工作很顺心，我现在的

生活和工作来之不易，我这一生，终究还得靠自己努力。毕竟大家帮得了我一时，帮不了我一世。”

她言辞诚恳，但充满沧桑。

现在，邓玉娇最需要面对的就是孤独。

由于种种原因，很多人不敢跟邓玉娇讲话。加之她以往的朋友都不在身边，邓玉娇很难找人说话知心话。在同事眼中，她就是默默地，每天一个人独来独往。

“如同拉了一张网，她的交际圈子太窄了。”邓玉娇的一位同事说，“她时常沉默，能感觉到她很孤独。”

邓玉娇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：“所有人都对她敬而远之，谁也不敢拿自己的生活开玩笑。”

这位朋友认为：“邓玉娇只有离开这个地方，才能真正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”

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，邓玉娇今年已经23岁了。他担心邓玉娇在恩施很难解决婚恋问题：“离开恩施也许能好一些，这很现实。”

倒闭的雄风宾馆

一年前震惊全国的邓玉娇事件，就发生在巴东县野三关的雄风宾馆。

5月18日上午，记者来到这个传说中的是非之地。该宾馆地处鄂西山原的野三关，雨水过后，被笼罩在群山环抱的云雾之中。

除雄风宾馆外，野三关镇依然“开市照常”，镇上往来的人群和车辆交织在雨中。似乎这里什么都没发生过，一切都是那么从容。

而在该镇家喻户晓的雄风宾馆，早已衰败不堪。红色的墙壁已被“湖北三峡酒业”的巨幅广告牌遮盖，一长排房子只留了两个小门。

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在雨中走过宾馆门口，他张望着路上过往的行人，让人不觉顿生悲凉之感。

“雄风宾馆是野三关最大的娱乐城，有餐饮、洗浴、住宿、美容等项目，生意特好。”提及雄风宾馆，附近的居民们仍然不忘美言一番，昔日的繁华对照今日的沉寂让人感怀。

居民们说，雄风宾馆就是在邓玉娇案期间关门的。至于关门的原因，他们的看法产生了分歧。

“是被迫关门，老板怎么舍得自己关门呢？”“死过人，这里就是凶宅，不适合住人，要犯忌的。”

居民们的议论，听起来似乎都有道理。对于一年前的往事，他们谈起仍然津津乐道。

居民们还说：“很多外地人都来看这个宾馆，就连有些领导路过野三关，也会下车瞧瞧雄风宾馆，当时都成野三关的景点了。”

至于雄风宾馆这座房子，当地人认为被拆掉才是其最终的命运。

因为，按照当地风俗，凶宅不适合住人，更不适合做生意。



邓玉娇

“如果没有网友、媒体的帮助，也不会有邓玉娇的今天。”邓玉娇的爷爷邓正兰认为网络对整个事件所起的作用巨大。

“媒体对邓玉娇事件及时的报道，网络的强力扩散，是地方政府反应迅速的原因之一。”恩施本地媒体的一名记者表示，“至少这件事情，是因为网络的传播才引起高层的关注，不管是从恩施州还是到省里。”

记者了解到，去年5月19日，正在重庆出差的湖北省委一位领导高度关注邓玉娇案，他在登机返鄂前就电令湖北省政法委汇报该案情况，并要求在他下飞机时，就能看到邓玉娇

邓玉娇事件严重冲击了巴东官场，而野三关镇政府首当其冲承担责任：镇派出所所长谭静被免职，调往巴东县公安局任一名普通民警；镇党委书记谭昱调往巴东县政协；镇纪委书记涂启东调往水布垭镇当宣传委员。

就连巴东县公安局局长杨立勇，也为“擅自”接受媒体采访埋单，他被免职后调离巴东进了恩施州人大。

尽管巴东相当多的政界人士认为，杨立勇当初通报案情、接受媒体采访并没有错。但这名巴东唯一法律专业毕业的公安局长，以后能否东山再起就是个未知数了。

不为人知的幕后

案的全部材料。

就在湖北省委过问之后，湖北省公安厅主管刑侦的副厅长尚武在去年5月20日亲自率团抵达巴东坐镇调查，而恩施州公安局也直接介入办案，就此该案发生逆转。

“那几天，路似乎变窄了，常堵车。”野三关镇的一位麻木司机回忆，“镇上来往的车辆明显多了起来，还有到雄风宾馆的人也很多。”

“各级官员在一天内进出镇政府大门的次数非常频繁。”在野三关镇一个名叫“喝二两”的小酒馆里，一位食客向记者这样形容地方政府因邓玉娇案反应的迅速。

阴霾并未散去

地方政府因邓玉娇事件付出巨大行政代价的同时，当地舆论环境也同样遭受批评。

巴东官方当时关闭言论渠道的阴影，不仅让当地官员对邓玉娇事件噤若寒蝉，这种效应也传染到了恩施州。

虽然事情已过去一年，但邓玉娇事件仍然是当地政府官员们不敢去触碰的禁区。

记者在恩施接触过几位熟悉邓玉娇的官员、记者，他们都以不方便透露或不知情为由，基本不愿谈论“邓玉娇”三个字。

记者了解，为应对邓玉娇事件，花去了2009年巴东县政府数额惊人的财政收入。“花这样的钱是小事”，巴东县的官员们更担心引

起其他事故。

直到目前，当地政府对邓玉娇高度紧张的精神仍未放松。

从野三关镇到巴东县乃至恩施州，不仅是下面的官员不敢公开谈论邓玉娇。即便是恩施州的高层，也同样觉得不合时宜。

5月21日下午，记者两次拨通恩施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杨天然的手机，第一次通话持续30秒，但始终未听到对方讲话。

8分钟后再次通话，杨天然闻听是采访关于邓玉娇的事情，他说了一句话：“瞎搞吧，你这个时候，还问我这个做什么？”随即挂断电话。

据《时代周报》